

忆旧·古运河

这盏灯没有熄灭

| 薛镇岐 文 |

在文人圈子里,即便年纪相近,也互称老师,以示尊重。而虽已八十高龄,仍在主编《吴文化》杂志的陈振康教授,是我真正的老师,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尽管我数学成绩常常是30分、40分,我却是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中,最能得到陈振康老师偏爱的学生。

读初中二年级时,在报刊上发表了儿首短诗,使我迷上文学,疯狂得忘却了理性与节制。在一次数学课上,我在课桌底下偷偷地看《茅盾文集》。正读得津津有味,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,使我感到了异常,本能地抬起了头,见数学老师陈振康站在我身旁。我不知道我的脸有没有红,但有火辣辣的感觉。陈振康老师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后说:“下午放学后,到我办公室里来。”

我的母校,无锡市第五中学,原是中国工商巨子荣德生先生创办的公益中学。它最鲜明的特色是,每间教师

办公室前,都有一个小院,挺立着碧紫透红的枫树,苍翠欲滴的雪松。在绚烂的晚霞下,我脚步沉重地向教师办公室走去,而从办公室里飘出来的歌声,又似一阵清风吹散了我心里的紧张。很大的办公室里,只剩下陈振康老师一人,显然,他是在等我。他在批改作业,轻轻地唱着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当我走到他面前,他放下了手中的笔。动听的歌声也消失了。他抬起头来看着我,圆圆的脸上泛出了笑意,春水涟漪般的。对上午在课堂里发生的那件事,他一字不提,只是很亲切地问道:“你平时喜欢读那些诗人的作品?”经他这么一问,我心中的河流奔腾起来了,一口气地从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陆游,说到了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戴望舒、艾青。他听了后,又亲切地问道:“有没有读过外国诗人的作品?”我诚实地回答:“还没有。”他把一本崭新的书递给我说:“送一本诗集给你。”我接过一看,是查良铮翻译的《普

希金抒情诗选》。在我很激动地抚摸着这本书时,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在莫斯科大学,列宁对围着他的学生们问:“你们喜爱那位诗人的作品?”学生们都回答:“马雅可夫斯基的诗。”马雅可夫斯基是以长诗《列宁》闻名于世的,列宁听了后笑了笑说:“还是读读普希金的诗吧。”夕阳的余晖,透过雪松的枝叶,投进了窗户,呵,多么美丽的光芒。

《致大海》《皇村的回忆》……舒展开了我的视野。

在放学后的路上,当我看到村上的乡亲们,走过翠绿色的秧田,脸上洋溢着回家的微笑。以前看惯了的景色,突然在眼中美了起来,写出了我学生时代最满意的短诗《下田归来》。我把这首诗给了陈振康老师。两天后,他给了我一页写满字的纸。一首16行的短诗,他写了近500字的评语,最后两句是:“田野的音韵,奏鸣着时代的颂歌。”他请音乐教师为

这首诗谱了曲,当我听着我的同学和老师唱这首歌时,心飞向了远方,铺满鲜花的远方。

走出五中校门后,在流逝的岁月中,我成了一名作家。陈振康老师在大学校长的职位上退休后,沉浸在对吴文化的研究中,发表了一篇又一篇颇有史料价值的文章。在无锡的文化圈里,我们师生之间有了许多相互熟悉的人。在与一位著名作家聊天时,他对我说:“你的写作风格,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。”这句话,使我想起了那个已经很遥远却又仿佛就在昨天的夜晚。月光很美,白杨的树叶在风中沙沙地响。陈振康老师带着我在校园里散步,他为我背诵起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中的片断。当他的口中吐出一句:吹灭吧,一盏即将熄灭的灯。他充满情感的声调,使我感觉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生动,处处闪烁着文学的魅力。这盏灯没有熄灭,照亮了我的一辈子。

世家·鹿顶山

团圆饭

| 王伟 文 |

我在派出所工作时,经常有人上门求助寻找走散的亲人,要找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,也有智障人士,还有因为家庭矛盾负气出走的年轻人。说实话,警察根本不认识他们的亲人,更没法确定他们要找的人来过辖区,所以这种寻亲往往是大海捞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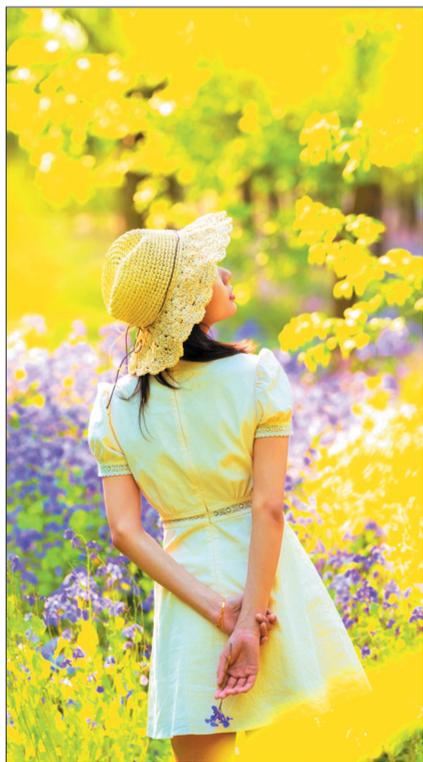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十多年前的小年夜,我在所里

值班,外面下着大雪,一个50多岁的河南大汉风尘仆仆走进来。他从老家往上海方向过来,要找自己的五弟。沿途每个城市都找过派出所,发过寻人启事,但始终没有确切消息。他摊开一张寻人启事给我看,大概是多次复印的缘故,上面的照片有点模糊,难以认出来面目。

大汉说他兄弟姐妹一共5个,五弟小时候发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,20岁那年跟人出去打小工就再也没回来过。起初几年,哥哥姐姐们到附近城市都找遍了,还通过电视台、报社、网站寻亲,却都没有结果。后来,大家虽然不找了,但逢年过节,一大家子吃团圆饭时,总留个座位给五弟,酒杯里还斟满酒。去年秋天,老娘得了癌症后一心只想看到全家团圆,再不出来找就来不及了。4个兄弟姐妹咬咬牙、跺跺脚,该请假的请假,该歇业的歇业,分头负责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兰州四个方向的寻亲任务。

讲到这里,我若有所思地咕了句:“我见过一个流浪汉,有点像你要找的人。”大汉直拍大腿,连声说:“中!中!快带我去!现在就去!”我开车把他带到一个桥洞,有个邈邈的40来岁男人席地而眠,我上前叫醒他坐起来,大汉和他互相打量一番后,紧紧相抱,哭作一团。

第二天下午,大汉带着五弟专程来派出所送锦旗感谢,所长觉得不可思议:“小王,他出来时间太久了,讲不清自己名字,也讲不清家里住哪,怎么让你一下子就找到了?”我笑着挤挤眼回答:“要是能对得上名字和住址,就不会走散20年找不回来了。去年中秋节出警回来时,我路过桥洞看到他在吃饭。令人奇怪的是,他面前摆着6个捡来的杯子,虽然样式五花八门,但里面都倒满了水。我问了句为什么这样做,他说节日里要吃团圆饭,1杯是敬老娘的,4杯是敬哥哥姐姐的,最后1杯是自己的。我不知道他的身世底细,但总觉得他就像大哥要找的人。”



遇见

摄影 江南雨

悠游·十八湾

峨眉云海

| 阳美法公 文 |

峨眉胜景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,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到达。今年“五一”长假一过,我们错峰出发,峨眉之旅成行。

峨眉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,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,奇观很多,有金佛、金殿、佛光、日出日落,还有云海。记得去年10月到黄山旅游,奇松、怪石、日落都看到了,唯独未见云海,颇有失落。我知道云海美景可遇不可求,但这次上峨眉山,我仍奢望能看到心仪的云海。

5月9日清晨,我们从峨眉前山的洪雅禅驿·半山院子酒店出发,驱车上山。8时左右到达风景秀丽的峨眉山景区。然后换乘景区中巴车继续前行。一路上,景区笼罩在大雾之中。多次来过峨眉山的吴先生告诉我,峨眉山经常是这样的天气,如果山上也是大雾,那么今天上山就看不见峨眉山的美景了。

我们排队进入车厢式缆车。该缆车很大,犹如一辆中巴车车厢,可以站立承载30多人。缆车上行,大雾中,外面什么也看不清,我的心情沉重起来。缆车在缓缓前行,即将到站时,突然,缆车穿越出了厚厚浓浓的云雾,哇!豁然开朗。阳光透过窗户,照进车厢,给游客们带来一片惊喜。走出缆车,只见山上阳光明媚。

我们沿着步道上山,两旁树木葱茏茂密,高山杜鹃花满山绽放。再往上走,山腰间出现了云雾,一阵一阵的漂移涌动,分不清是雾是云。

我们来到观景休息处,站在观景平台往西眺望,白白的云海连着远方的贡嘎雪山,山上雪峰依稀可见,引发人们的感叹和赞

美,争相在美景前拍照留念。吴先生告诉我,今天我们运气好,遇上了好天气,赶快登金顶,那里的景色更美!

登上海拔3000多米的金顶,但见高大的四面十方普贤菩萨金色佛像,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烁。风涌翻滚的云海围绕在金顶四周,我们宛如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我沿着金顶四周俯视难得一见的峨眉云海,内心的激动无法抑制。手机不断地拍摄,记录下这美妙的画面。东海上空的太阳时有白云遮掩,白色的海水连着蓝天和白云,厚厚的软软的白云形成宽阔的海面,平静安详,偶有浪花微溅,我如身临东海之滨。南海中,从金顶延伸出去的小山峰成为半岛,显得那么雄伟壮观。西面的贡嘎雪山,与云海连成一片,贡嘎雪山在阳光的照耀下,显得更加神秘神圣。我来到东南方向的海边,海边的一棵大树被云海追着,树冠植于海面,一幅奇幻的水墨作品。我慢慢地走到树旁,白云伸手可及。回头看看四面十方金色佛像,她正笑视四周云海,一派自豪模样。神奇的云海把峨眉金顶装扮成了人间仙境!陶醉了,我从心底里赞美这惹人喜爱的峨眉云海奇观。

云海,没有海的蔚蓝,没有海的呼啸和惊天动地,但有海的浩瀚,海的胸怀,比海更温柔平静,更具仙气诱人。

正如吴先生所言,今天我们是幸运的,见到了秀美的峨眉云海。“再见了,峨眉云海,我记住了你洁白妩媚的身姿,记住了你那壮阔浩瀚的胸怀!”下山时,我悄悄地对云海说出了心里话。